



难忘的战斗

孙景瑞 著

难忘的战斗

孙景瑞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一九四九年春，行将灭亡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垂死挣扎，疯狂地破坏城市。盘踞在华中最大的城市——武汉的敌人，溃逃时蓄意制造严重粮荒，妄图陷全市百万人民于饥饿之中，动摇瓦解人民政权，迫使我们退出城市。武汉一解放，军管会立即组织了一批粮食采购队，深入到农村采购粮食，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恢复和发展生产。这部小说所描写的是深入到汉水边农村的一支粮食采购队，跟盘踞在那里的一股数量占优势的武装土匪和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在政治上、军事上进行激烈斗争的故事。采购队的同志，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和支持下，发动和依靠群众，保持和发扬了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经过一系列的斗争，终于出色地完成了粮食采购任务，并且，干净、全部地歼灭了这股顽匪。

本书原名《粮食采购队》，这次重版，作者努力学习 and 运用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进行了重大修改。经过修改，作品在深化主题思想、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形象等方面，比原著有显著的提高。

难 忘 的 战 斗

孙 景 瑞 著

（原人文出版社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5 字数 247,000

1973年9月新1版 1975年2月第3次印刷

印数 800,001—900,000

统一书号：10171·238 定价：0.67元

第一章

—

天刚蒙蒙亮，大炮象山崩地裂一般突然开火了。插在公路边上的那个写着“距汉口十五公里”的木头牌子，霍地抖动了一下，转瞬间，就被褐色的灰尘和黑色的硝烟笼罩住了。堑壕前面田埂上的白茅草叶子，被气浪冲得象风吹一样，摇了几摇，晶莹的露水珠儿害怕似的急忙滚到泥土里，藏了起来。炮声宛如春雷惊醒了大地，荫蔽在堑壕里的战士们，个个睁大了眼睛，握紧了枪杆，等待着出击的命令。副团长田文中趴在前沿指挥所前面的一道土岗上，用望远镜目不转睛地观察着敌人的阵地。一排排炮弹在敌人坚固设防的碉堡群里开花，白崇禧苦心经营的所谓“保卫武汉”的“钢铁防线”，被打得象枯枝败叶一样七零八落。我军的大炮刚一延伸射击，田文中身边的电话就响起来，传来了江师长的愉快的声音：

“老田吗？该你们上啦！咱们汉口见！”

田文中被江师长那种胜利的情绪鼓舞着，转身招呼司号员，坚决地命令道：

“吹冲锋号！——通知各连，立刻出击！”

雄壮的冲锋号声，马上在土岗上嘹亮地响了起来，随着五月的晨风飘向各条堑壕。几乎是同时，战士们从工事里一跃

而出，好象无数支飞箭射进了敌人的阵地。

这时，田文中打土岗后面的前沿指挥所走出来，看见一个通讯员抱着卡宾枪，羡慕地眺望着正在冲锋的战士们，立刻兴奋地说道：

“赵冬生，走啊！”

“走？”那个叫赵冬生的通讯员回头问道，“副团长，上哪儿去？”

“撤掉指挥所！”田文中扬手朝南边一挥，“到汉口去！”

我军在汉口北面滢口一带突破了敌人的最后一道防线，千军万马，铁流滚滚，分路追击，直插市区。田文中亲自带着一个营，沿着京汉铁路线进入江岸。他们占领了汉口车站以后，顺着沿江大道一口气奔袭到江汉关，抓住了正在上船准备溯江西逃的一股敌人。这时，田文中站在建筑雄伟的江汉关前，望见宽阔的长江就躺在他的脚下。江水卷着层层波涛，汹涌澎湃，前簇后拥，向东奔腾。在他对面，隔江就是武昌，远远传来的隆隆炮声，是兄弟部队正在追歼残敌。在他右侧，汉水直泻长江，清浊分明，汉阳烟树迷蒙，龟蛇两山相望，景象格外壮丽。汉口、武昌和汉阳，鼎足而立，横锁江汉两水。可是，这妩媚多姿的江山，就在片刻之前，还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横行霸道的“天堂”，劳动人民受苦受难的“地狱”……田文中想到这里，心潮激荡，恨不得马上飞过江去，和兄弟部队的战友们并肩南下，尽快解放仍在呻吟的半个中国。

正在这个时候，通讯员赵冬生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老远就喊了声“报告”，焦急地说：

“田副团长，师部命令马上去救火！这个工人给咱们带路！”

田文中一抬头，看到一个工人，站在赵冬生后面不远的马路边上等着。他紧走几步，和那个工人亲切地握了握手，急忙问道：

“什么地方着火？”

“粮食仓库！”那个工人气愤地说，“昨天晚上，国民党一个反动军官，带着一伙匪兵，用汽车拉着汽油，开到粮食仓库。我们工人守住仓库大门，不许他们进，敌人就开了枪，打死打伤了好几个工人弟兄，冲了进去。国民党反动派好恶毒啊！他们用手压灭火机把汽油浇在粮食上，今天早晨点着了火。看，那边的黑烟……”

田文中顺着那个工人手指的方向望去，果然，缕缕黑烟向空中飞腾着。他没等那个工人把话说完，立刻向通讯员赵冬生下了命令：

“通知部队，马上出发！”

“是！”赵冬生答应一声，转身就去传达命令了。

“小赵！”田文中望着赵冬生的背影，又大声喊道，“叫部队跑步走！黑烟就是目标！”

田文中跟着那个工人，穿街过巷，拐弯抹角，很快跑到了汉水边上的粮食仓库。高高的围墙上装着铁丝网，库房里堆满了一袋袋面粉，院子里还露天堆放着一垛一垛的麻袋包，装的全是小麦、黄豆和稻谷。仓库里到处是黑烟滚滚，烈火熊熊，呛得人透不过气来。有很多工人和街道居民，正在自动组织起来救火。他们排成好几条长长的队伍，从汉水边上取水传进仓库，泼在火上。水少、火大、路远，成堆成堆的粮食继续燃烧着。田文中一看粮食正在化成焦炭，心里象刀搅一样疼痛。他从一个工人手中接过一桶水来，却没有浇火，而是高举

过顶，往下一倒，哗地一声，从头到脚，把自己浑身浇了个透湿。随后，他把手一挥，朝战士们喊道：

“同志们，冲啊！把粮食抢出来！”

他的话音未落，便冲进了浓烟烈火。通讯员赵冬生刚想上前阻拦，已经来不及了，也紧跟着冲了上去。谁知，迎面就碰上了副团长，只见他肩头扛着一个沉甸甸的大麻袋，从火海里冲出来，朝汉水边上猛跑。他把麻袋扔在江岸的空地上，又象流星似地跑了回来，钻进了粮食仓库。

战士们被他们的副团长这种英勇行动鼓舞着，一个个精神抖擞，勇气倍增。有的用水把浑身浇湿，有的干脆就那样，猛地冲了进去。战士们扛着一袋袋粮食从火海里冲出来的时候，有的脑袋上着火，有的军衣在燃烧。他们把粮食扛到江边上，爽地跑下陡峭的堤岸，在水里扎个猛子，扑灭了身上的火，又冲进仓库。

不一会儿，江边空地上的粮食堆成了小山，仓库里的火也渐渐熄灭了。

田文中正在指挥战士们继续抢救，忽然看见几个工人，有的拿着扁担，有的拿着杠棒，押来了一个浑身抖得象筛糠似的家伙，畏畏缩缩地蹲在仓库门口的泥水里。这个人留着油亮的分头，一副白净的面孔，十根手指又细又长，却穿着一身破破烂烂的肮脏衣服，显得十分滑稽。这时，那个曾给田文中带过路的工人说道：

“这个家伙就是指挥放火的那个国民党军官。他放完火，一看解放军进了城，来不及逃跑，就化装成码头搬运工人，要雇船逃到沙市去。”

田文中听完工人的话，蔑视地看了那个家伙一眼，强忍住

愤怒的心情，厉声问道：

“粮食仓库是你烧的吗？”

“是，是，……不……不……白司令长官下令……”那个家伙支支吾吾，语无伦次地说，“白崇禧命令不留一粒粮……”

“你们妄想造成粮荒，把老百姓饿死，把解放军逼走，让老百姓起来反对共产党！”田文中揭穿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阴谋，斩钉截铁地断言道，“你们这是白日做梦！”

“他又放火，又杀人，我们不饶他！”一个工人气愤地大声喊。

“国民党反动派过去抢粮、囤粮，逼得老百姓没法活！”田文中环视了一下四周围得水泄不通的群众，激动地说，“现在，眼看解放了，他们不甘心，又烧毁粮食，还是和咱们老百姓作对。大家不要怕敌人的破坏，要相信共产党，相信解放军，粮食会有的，一定会有的！”

田文中说完，一抬脑袋，忽然看见江师长不知什么时候来了，正站在仓库门口的粮堆上，用赞许的眼光望着他。他立刻命令把那个国民党匪军军官押走，然后分开人群挤到了江师长身边，举手敬了个礼，报告道：

“真可惜，粮食抢出了一半！”

“抢得好！”江师长满意地笑道，“听说部队表现得很勇敢顽强，要好好评一评功。我看，首先就得给你记一功哩！”

“我没做什么！”田文中谦虚地说。

“看你这样子！”江师长围着田文中转了一圈，一边打量一边说道，“头发、眉毛没了，衣服成了筛子底，脸上、胳膊上、腿上都有烧伤，还说没做什么！”

“我把抢救粮食当仗打了！”田文中理所当然地说，“这有

什么可说的！”

“这仗打得好！为了粮食，咱们还要继续战斗！”江师长精神振奋地说，“我刚才接到命令，要到军管会去搞粮食管理。老田啊，你也留下……”

“我？”田文中感到意外。

“你也留下，咱们一块儿到军管会报到。”江师长一看周围救火的军民来往嘈杂，便指了指江岸，亲切地说，“到那边去谈谈！”

江师长走到江岸，站在那座小山似的粮堆旁边，打麻袋里掏出一把金黄的小麦，托在掌心里看了看，爱惜地说：

“这是宝中宝啊！工人没粮食吃，开不动机器；农民没粮食吃，耕不动土地；军队没粮食吃，打不了仗……”

田文中一边听着，一边掏出烟来，递给了江师长一支。这烟，四四方方一大包，是五十支装的，因为一包等于两包半，战士们管它叫“两包半牌”。

“‘两包半牌’？”江师长笑道，“我最喜欢河南烟，味道浓！”

“南下路过许昌的慰问品。”田文中一边给江师长点烟，一边打趣地说，“‘抽了家乡烟，难忘家乡事’啊！”

“是啊！”江师长品味似地吸了一口烟，意味深长地说道，“咱们不光要抽你的家乡烟，我看，咱们还要吃你的家乡粮哩！白崇禧这条老狐狸，把武汉的粮食搞了个净光。据地下工作的同志报告，自从大军在武汉以东团风到武穴间一百多公里的地段上渡过长江，国民党反动派就象尾巴着了火似地把武汉的存粮往外运，连登陆艇都用上了。今天早晨，有一条粮船没来得及开走，就炸沉了。上面装着两百多吨面粉啊！武汉一百多万人，再加上咱们部队，没吃的怎么行？军管会已给河

南发了电报，请求紧急调运。一个城市就象一个大家庭，武汉这个城市是一百多万人口的大家庭，现在咱们当家了，就得把家当好！老田，调你到军管会工作，思想不通可不行啊！”

江师长仿佛看透了田文中的心。田文中刚才一听说把他留下，思想果然不通，半个中国还没有解放，他作为一个解放军战士，怎么能够离开前线留在城市呢？

“你想带部队到前方去，一直打到南海边，尽一个解放军战士的责任，执行战斗队的任务，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江师长一下子触到了田文中的思想疙瘩，亲切地说，“老田，可别忘记人民解放军又是一个工作队啊！现在，新解放的地区越来越多，在全国即将胜利的新形势下，军队变为工作队，工作重心放在城市，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这也是一场艰巨的战斗，同样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啊！”

田文中的眼睛霍地亮了，他登上粮堆，不禁仰起头来，向这个刚刚解放的华中最大城市眺望：太阳升到了头顶，灿烂的阳光照耀着一座座高楼大厦，一幢幢红瓦砖房，一条条大街小巷，一艘艘汽轮帆船，还照耀着庆祝解放的游行队伍，一面面红旗更红，一张张笑脸更欢，一阵阵锣鼓更响，一曲曲凯歌更高……

二

会议结束得很迟。田文中走出军管会大门的时候，回头看了看壁钟，已是深夜十二点了。

雨，自从三天前下起，到现在仍然没有停。它仿佛经过一架什么巨大的机器洒落下来，不大不小，不紧不慢，始终保持

着匀称的节奏。据说，长江流域中游一带“入梅”了，开始了黄梅雨季节。从北方乍来的人，对这种绵绵不断的细雨，心里总怀着一种厌烦的感觉。田文中把出入证给哨兵看了一下，望着雨皱了皱眉头，便走上了马路旁的人行道。雨水沿着雨衣往下流，不一会儿，他的下半截军裤和草鞋便全浇湿了。

田文中一边走，一边注意地察看街道。在深夜里，一切都入睡了，四周静悄悄的，很难令人相信在这个城市里居住着一百万以上的人口。由于发电厂工人的努力，电力恢复得很快，路灯的光线十分明亮。这一条没有行人和车辆的马路，显得更宽更长了。他正急忙往前走，突然，听到从前边不远的地方，传来了一声痛苦的呻吟。他紧走几步，跑到那里一看，原来有一个人跌倒在泥水里了。他上前把他搀扶起来，借着路灯的光线，才发觉这个跌倒的人是一位老头儿。老头儿的瘦弱而多皱纹的脸，下巴上的稀疏花白胡须，沾满了雨水珠儿，衣服也早叫雨淋湿了，紧紧地贴在佝偻着的身体上。

田文中几乎是用尽了全身力量，才把老头儿扶持住，不让他再倒下去。看样子，老头儿可能跌伤了什么地方，光靠他自己，是不能继续往前走了。田文中想替老头儿雇一辆三轮车，把他送回家去，但，朝四周看了好久，附近连一个人影也没有，更不用说三轮车了。田文中沉思了一下，决定亲自送这位老头儿回家去。他先把自己的雨衣脱下来，披在老头儿身上；然后，向老头儿询问了住址，说明要送他回家。老头儿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田文中，既没有表示拒绝，也没有十分赞同。但，老头儿觉得反正自己是不能走回家去了，便紧靠着田文中，抖抖索索地往前走。

他们先是沉默着，只听到老头儿那深重的而且有些困难

的呼吸声。等到走了一段路以后，田文中才关切地问道：

“老大爷！天这么晚了，又下雨，怎么还出来呀？”

“唉！”老头儿沉重地叹了一口气，低声回答道，“到我闺女家借粮去了！我买了两天米，也没有买到手。今天，好不容易碰到一家米店有米卖了，一问价钱，涨了十几倍，买不起！这些奸商是囤积居奇，掐我们穷人的喉咙啊！”

“你借来的粮食呢？”田文中问。

老头儿转脸看了看田文中，缓慢地摇了摇头，失望地回答道：

“我女婿在铁工厂作工。听说要发一点救济米；可是，今天没有发下来！我等了一天，家里还没米下锅哩！”

田文中不再问了，继续扶着老头儿穿过灯光雨影往前走。但是，他的思想却象涨潮的海洋，怎么也不能平静了。

田文中调到军管会工作以后，刚才，参加了一个紧急会议，被任命为一支粮食采购队的队长。上级所以委派他这样一个职务，恐怕跟他在抗日战争中曾长期在敌后搞群众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又搞过民运工作有很大关系吧？当然，这仅是他自己的猜测，领导上并没有这样说。

在今晚的会上，军管会粮食管理部江部长——田文中的老上级江师长，报告了武汉解放后的情况，详细地谈了谈粮食问题。当前，武汉三镇一百多万市民，正面临着一个缺粮的危机。解放以前，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掠夺，粮食已经十分恐慌。敌人在溃逃前，又进行了有计划的破坏，要把武汉三镇变成“无粮、无电、无水”的“三无”城。白崇禧叫嚷什么“共产党占得了城市，管不了城市，它还得退到山沟里去。”他们把粮食劫运出武汉；派匪军放火燃烧粮食仓库；用自来水喷洒来不

及运走的面粉，让它发霉；将粮船炸沉……他们还派遣特务潜伏下来，有的伪装成粮商，有的操纵一部分商人大搞政治性的投机倒把。这样一来，武汉解放以后，粮食在市场上见不到了，黑市价格一日三涨。粮价上涨，也影响了其他商品的价格不断飞升，人民的生活——首先是工人的生活遇到了严重困难。为了迅速建立人民政权，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必须解决粮食问题。为此，军管会采取了很多措施，如从河南、河北两省紧急调运，规定军队不得在当地征粮，调查敌人隐藏的粮食，严格取缔粮食黑市，等等，而最主要的，还是在于人民政权掌握粮食。讲到这里，江部长生动地说：“手里有粮，群众欢畅；手里有粮，政权稳当。”而掌握粮食最有效的措施，当前就是组织粮食采购队，下乡采购，随购随运，投入市场。

会议用大部分时间讨论了采购工作。最后确定：第一批组织三支采购队，分赴农村。采购队组成人员，立即从部队和军管会各单位调集，三日后陆续出发。采购队需在当地县、区委的领导下，掌握粮食价格，通过农村初级市场收购，不影响农民的生活。

田文中分工领导第一采购队，到以“米麦两熟天下足”著称的汉水中游一带去；一等人员调齐，最先出发。散会以后，江部长又找他个别谈了谈，特别强调了这次采购任务的紧迫性和艰巨性，叫他必须正视困难，坚决克服它。他说：汉水中游一带是一个新区，解放军仅仅擦边过了一下，县、区政权刚刚建立，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农村的情况十分复杂。再加上蒋介石还盘踞着大半个江南，连相距不过一二百里的宜昌、沙市都没有解放，潜伏下来的特务和土匪武装，勾结了当地的地

主、恶霸，最近大肆活动，这必定会给采购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因此，采购队不仅是一支购粮队，还应该是一支剿匪反霸的武装工作队。江部长说到这里，注视着田文中笑道：“当然，带领武工队，你并不是个外行啊！”

“先生！到我家了！”

老头儿站在一条狭窄、漆黑的小巷口，指着一所两层楼房说。

老头儿的话，打断了田文中的思潮。他“唔”了一声，便扶着老头儿走入小巷，进了楼门，摸索着上了楼梯。老头儿叫开了一家房门，走出来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大娘，她带着既埋怨又怜惜的口气说：

“怎么这样晚才回来呀？”

老头儿只“嗯”了一声，没有回答。他回头用感激的眼光望着田文中。

这时，那个老大娘才看见黑影里面还站着一个人，一时闹不清出了什么事，只小心地眯着眼睛，朝田文中不住地打量。

“老大娘，老大爷跌伤了……”

田文中的话还没说完，忽然，从屋里钻出一个人来，急忙上前扶住老头儿，亲切地叫道：

“爸爸，我等你一天了！”

那个老头儿猛然抬起头来，仿佛遇到了什么令人惊异的事情，两只昏花的眼睛也突然变亮了，激动得一时说不出完整的话来：

“冬生……是你？……回来了……”

田文中注目一看，不禁楞住了。事情竟是如此凑巧，扶住老头儿的这个人，是他的通讯员赵冬生。

原来，赵冬生并不是这个城市的人。他家住在河南省西华县贾鲁河边。一九三八年，国民党扒开黄河口子，洪流把村庄冲得光光的，他们全家只好逃荒出来，流落在外面要饭。那时，赵冬生才八岁，跟着大人，用小脚走遍了豫南、皖西和鄂北一带，一直流浪了五年。后来，他们辗转来到了汉口。他的父亲被工头招去，到铁工厂作工，全家这才算定居下来。可是，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里，哪有穷人的活路呢？他们全家仍然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苦日子。第二年，十四岁的赵冬生，不得不也到工厂里作工去了。一九四七年，工人反对内战，发动了大罢工，赵冬生也参加了。当时，他才十六岁，拿着传单正在撒，两个特务从背后冲过来扭住了他的胳膊，要拖进囚车。他趁特务开车门的机会，飞起一脚踢倒旁边的一个，又一拳头迎面打倒了另一个，就钻进了曲曲折折的小巷。当天夜里，他跟着两个老工人悄悄地离开了汉口，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后来，田文中到了那个团当副团长，赵冬生也由连队调到团部给他当通讯员，一直到现在。汉口解放以后，赵冬生请求回家探望一下，恰好田文中调到军管会工作，身边没有什么事，便给了他两天假。想不到竟在这里遇到了他！田文中为这种意外弄得有点兴奋了，喊道：

“赵冬生！”

赵冬生一见是副团长，也感到十分意外，高兴而又惊奇地说：

“副团长！你怎么找到我的家的？”

这可叫田文中怎么回答呢？他没有一点儿要找的意思啊！他刚想解释，老头儿——赵冬生的父亲——插嘴道：

“冬生！就是这位先生把我送回来的！真是好心人啊！”

“爸爸！他是我们的副团长！”赵冬生介绍说。

“副团长？”老头儿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一位副团长亲自送自己这么一个穷苦老头儿回家，这难道是真的吗？他活了这么大年纪，不用说没有经历过，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啊！他的嘴唇颤动着，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用感激的目光，凝视着田文中。

这时，赵冬生笑道：

“副团长！请屋里坐吧！”

“我不进去了，太晚啦！”田文中关心地嘱咐道，“你把家安排一下再归队吧！我回去就派人送点粮食来。”

田文中说完，便转身下了楼梯。赵冬生紧跟在背后，一直送到小巷口。

雨仍然没有停。不但没有停，反而下大了。田文中走了很远，才发觉忘记把雨帽拉到脑袋上来。微凉的雨水淋湿了他的脸，脑幕上映着的“粮食”两个大字，怎么也不肯退去。粮食，我们多么急迫地需要它啊！

三

田文中惦记着采购队的组成人员问题，虽然睡得很晚，醒得却格外早。

他先到院子里的自来水龙头那里，浇了浇脑袋，然后，作了几次深呼吸。天上密密层层地堆着灰色的云。云层很低，仿佛只要一伸手就能撕下一团来似的。雨丝纤细，宛如雾气一般。空气郁闷湿润，换上不久的军衣，只一会儿就变得好象洗后还没有晒干的样子。田文中是不习惯这种湿热气候的，

感到胸部窒闷，总想敞开喉咙呼啸几声才舒畅一些。这不能怨他，因为，从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后，战争的形势发展太快了。他们几乎是人不住脚，马不停蹄，从北向南，浩浩荡荡地进军。自从奉命出发，不过几天，就到了在这以前被认为是非常遥远的地方——长江边上。从北方宽广的平原上，乍来到这个湖沼星布、江河交汇的古云梦泽低洼地带的他，身体不是马上便能适应得来的。

田文中吃完早饭——吃的仍然是从北方背来的小米——便到军管会去了。

街道上，庆祝解放的游行队伍仍然不断。有一队学生扛着红旗，敲着锣鼓，呼着口号，高高兴兴地在行进。田文中等学生队伍过去以后，刚要横过马路，一抬头，看见马路边上站着一个人：身穿浅黄色土布干部服，戴着一顶麦秆编的大遮阳帽，挎着一支王八盒子（一种日制手枪），背着一个整齐的背包，膝盖往下，沾满了黄泥。田文中一看，就猜出这是一位刚刚经过长途行军，赶来参加地方工作的干部。那个人见田文中注意地看着他，便显出很亲热的样子，点了点头，微笑着问道：

“同志！上军管会怎么走？”

田文中一听这个人问话，站住了。他再仔细地打量了一下：这个人看来已经不年轻了，约有四十岁上下年纪；长长的黧黑的脸庞，额上有几条好象刀刻一般的皱纹；眼皮有些松垂，显得眼睛更细窄了；宽厚的嘴唇两端，有两个深坑，上唇生着鬃刷子似的短黑胡子。从这个人的面貌和举止看，是一个朴实的农民。田文中迅速地想：这个人大概是刚从老根据地调出来的农村干部。现在解放的城市一天比一天多，干部不够用，从老解放区的农村中，已经有成千上万个经过锻炼的